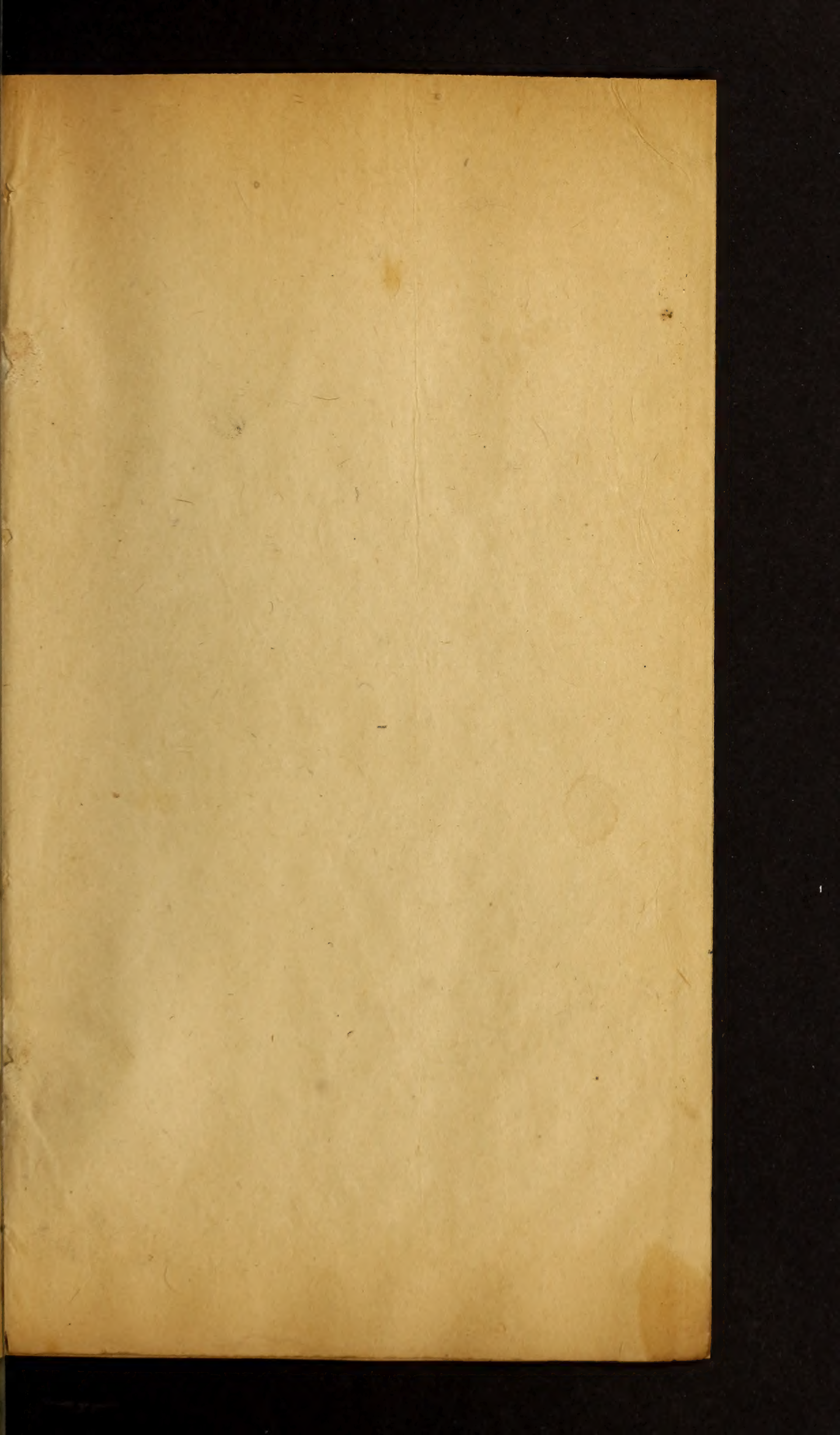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孫。上議。畧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于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爲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向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

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涿郡崔駰。字亭伯。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畧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字少卿。廬江人。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穀各千斛。

盧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爲白衣尚書。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何歲早婚嫁重子男蓋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戶皆予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爲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令劉方。（字伯況。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歷編訢（人姓名。）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

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帝之爲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

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之封國也

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敞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

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弘自繫獄、出之。卒。

以宋由字叔路、長安人。為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吏與光舊。因以告光。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弘病篤、後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倫此言正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超誅許降與傅介子誘斬樓蘭其蹟相類然彼猶失信此乃燭奸實謂勝之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見呂氏春秋）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 章和元年（以嘉瑞屢見故改元）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桓虞免安代桓虞）（字仲春馮翊人）任隗（字仲和光之子）為司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鬭諸羌胡。募人間搆諸羌使之自鬭。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

人斬迷吾頭以祭傳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

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

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茲王聞之大喜。

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

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

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

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

國。賞賜過度。倉帑爲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尚書宋意字伯志。均族子。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

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

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爲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徭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

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

以鄧彪字智伯，禹之宗。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所敬，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

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諸王始就國。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遂令行師此舉實爲無名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齊殤王石之子。武王縯孫。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衞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衞。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也。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盜之曹。

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時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不報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為小月氐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自用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

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欵塞納質。

孝和皇帝

己丑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郅壽字伯孝惲之子吏。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幾密近臣。匡救爲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社。豈其私邪。忠臣盡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

杜塞忠直，垂譏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戍，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漢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憲又遣司馬吳氾奉

金帛遣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焉

大水郡國凡九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在漢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千餘里）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在二年）至是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字定公秉之弟）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

字武仲。茂陵人。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于是朝臣震懾。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

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稜舉奏論爲城旦。

以班超爲西域都護。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辰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事見前。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脅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

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宦者爲之鄭衆南陽犨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淸河王慶私從千乘王伉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章懷注前書外戚傳也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醉罵洛陽令至是令收捕固死獄中固嘗

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爲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襄城令爲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袁安任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爲太尉方爲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以睦代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聶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綏外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之。睦壽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聶尚蜀郡太守。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屠其譯使也。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明年。校尉貫友攻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至永和八年。史充代友為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充兵。殺數百人。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衆寇隴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棄老弱犇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

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詣闕貢獻。逢留大河。胡三省注。即黃河也。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賜支。即禹貢析支。地理今釋。在陝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　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爲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等奏曹襃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

左賢王師子爲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爲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吳喇忒黃河北。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爲等恐并誅。乃殺安國。

而立師子。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襲師子。胥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爲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追而還。明年。鴻坐逗遛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封班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爲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識之曾孫也。

夏。蝗。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諡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

久。會貴人姊樊調妻嫕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爲侯。棠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爲郎。

戊戌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豫。爲郎。

初。居巢法見前。侯劉般字伯興。宣帝元孫。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絶其國。賈逵上書曰。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

己亥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稟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中明憲綱。

庚子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聚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字叔陵。恭之弟。賈逵黃香。字文彊。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皆坐徵。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等擊之。種

循良自責脩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眞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羌之別種）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爲司徒

初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掾曰兒何不捕雉兒曰雉方雛掾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貴戚不

能枉其正。至是爲司徒。十六年七月免。

壬寅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寖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朱考死獄中

大水。凡三州。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絶域。超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域。至是凡三十一年。年老。上書乞歸。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姑。讀作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也。任尙代爲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淸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

郡國貢獻本非中宮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絕見稱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超言。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及是立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后兄隲終帝世不過

中郎將。鄧隲。字昭伯。

以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衆爲鄛鄉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鄛鄉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稺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小雅詩篇凱風邶風詩篇之哀選懦音軟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猶言停待也

秋九月雨水。凡四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字伯達襄國人留守禹于十二

年代張酺為太尉聞之以爲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似荔枝而小七月熟荔枝大如桂樹實如雞子至日禺中翕然俱赤食之甘而多汁十里一置馬遞日置五里一候司望日候晝夜傳送臨武漢縣今屬湖南桂陽州長唐羌字伯游汝南人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

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為孝殤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卒。渙字稚子。廣漢郪人。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

孝殤皇帝

丙午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

封兄勝爲平原王

三月葬愼陵（在洛陽東南）

賀善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勤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宦豎用事遂爲東漢

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赦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者。皆復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爲庶民。

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胡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崩。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雨水。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兢增戶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 太后迎淸河王子祜入卽位。是爲孝安帝。 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爲和帝嗣。

詔檢敕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凡六州）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也）秘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凡四州）

清河王慶卒

淸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冢旁。遂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安帝生母也。）喪。與王合葬。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隲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

鄧騭於后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為大將軍本無大功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光寵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丁未 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及九真徼外夜郎蠻。皆貢獻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先是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之。至是封騭及諸弟皆為列侯。騭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後卒。有司奏贈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騭辭不受。

五月。以魯恭爲司徒。恭先罷。今再爲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爲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注俱見前。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尚上書求救。會朝廷以梁慬爲西域副校尉。即救慬發兵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詔徵尚還。以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插既已失宜至叛無措用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段禧為都護保龜茲。禧先守它乾城。梁慬以爲不可固。乃詭說龜茲王白霸。而以兵擊破其衆。遂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鄧騭任尚討羌。范書安帝紀載在永初元年六月。西羌傳載在是冬。通鑑從西羌傳。考騭本傳云。其夏涼州羌叛。詔騭討之。與帝紀同。今依之。改輯于六月。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群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種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同時奔潰。先是燒當東號子麻奴。將居安定。及是。麻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鍾羌。俱叛。鍾羌。續漢書曰。居隴西臨洮谷。入為寇掠。斷隴道。隴坻之道。時羌

旣爲三公於宦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爕理而何咎尊以災異譏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北軍五校營及諸郡兵討之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會梁慬自西域還至敦煌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漢陽後漢郡治冀今鞏昌府伏羌縣是冀西冀縣之西也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徐防尹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慍數世之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時舉尚書郎著論十餘萬言名曰昌言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爲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容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爲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自殺章于九月代尹勤爲司空

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爲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劉友益書法周章不書謀逆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章位在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異矣然后無大過隲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其死自取之而已矣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母后專政日久甚至親錄囚徒成何國體史臣乃以澍雨適降歸美一囚之平反較之東海飛霜附會更甚矣

戊申 二年春遣使稟貸冀兗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與熟同）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錄囚徒

太后幸雒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錄囚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字仲達。緱氏人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漢縣。爲隴西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官名。掌左工。屬將作大匠。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

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滇零僭稱天子招集諸雜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徵鄧隲爲大將軍。

詔鄧隲還京師留任尚屯漢陽隲拜爲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地震。郡國凡十二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司徒恭罷。

兩漢皆知重經學然至三公聚門徒實啟黨人清流惡習浸淫及於宋之洛蜀

明之東林幾復眞所云焦爛爲期蹈覆轍而不悔者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胡三省注此謂公府掾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者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章懷注言自有鄉里之舉何待三公之辟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及五官大夫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叛通鑑係于六月今依范書帝紀

十二月地震郡國九

有星孛于天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雨水并京大饑人相食

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後徙三輔。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事在三年。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法雄爲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已乏食。東掠。明年。雄破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

虞詡三不可實籌邊至論
古來藉寇齎盜皆選懦無
識者姑息釀成之

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
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字升
卿陳國武平人言于太尉張禹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
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
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
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
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
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
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棄之
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夷狄如卒
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
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
有所完詡恐其疽食
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
禹綱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
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
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

以慰安之。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隲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
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
守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孫。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
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
府不以爲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
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
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
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
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
所知。攻擊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

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慬等屢破匈奴兵。進營稍前。單于怖恐。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滇零遣兵寇褒中。注見前。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郡國凡九。

夏蝗。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凡三郡。

九月地震。益州郡。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

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觀此而不思明目達聽詳求勿政何乎

曹大家勸后許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郡國凡十。

羌寇河內。三月詔徙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並從之。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衙。臨涇漢縣今甘肅鎮原縣屬平涼府富平漢縣故城在寧夏府靈州今西安府富平縣三國魏徙置衙即春秋彭衙漢于此置縣俱注見前。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

時水旱盜賊頻仍初不聞有修省實政而區區以薦新物種爲詔眞不揣其本者史官豔之陋甚

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刦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爲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頭山在今潞安府長子縣東南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陷上邽漢縣注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明年侍御史唐喜討信斬之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爲將軍季貢別據丁奚城　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蝗九州雨水八郡國

壬子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

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
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凡十州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章懷注闕

癸丑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覇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爲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板楯蠻夷。蓋挾板楯而戰。因以爲名。救之。

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覇馬賢。與戰于枹罕。大破之。明年侯覇病卒。龐參代爲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衆降。參始自張掖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乙卯　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並發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后母。鄧弘妻之同產也。故得立。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五月。旱蝗。京師及郡國凡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後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爲杜季貢所

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眾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鈞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詔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並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胡三省注。此崤谷。即在陳倉大散關。非弘農崤谷也。入散關。在今鳳翔府寶

事無定法何況兵機使非神而明之皆趙括之讀父書耳

雜縣西南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竈或問詡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詡設奇掩擊詡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連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

者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郡國凡九。

丁巳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爲司空

郃初爲郡戶曹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亦當遣吏郃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因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尋辟孝廉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節居位四年免延光末復爲司徒

六月雨雹凡三郡

徵馬防而罷耿恭封鄧遵而戮任尚事同一轍何以任將

秋七月雨水郡國凡十七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破羌侯詔封榆鬼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零昌謀主大破之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地震郡國凡十三

戊午五年春旱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鄧騭傳作舞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

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地震郡國凡十四

己未六年春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沛國渤海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郡國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嶲夷以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

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申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

初西域諸國既絶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上謂上奏遣行長史之事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也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勅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說不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竟不出勇所料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字宜僚。超之子。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維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爲不可許也。宜於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爲害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illegible][illegible]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爲匈奴所迫。當[illegible]求救

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爲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晩暮。而震

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鄧隲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為太常。至是代劉愷為司徒。震性公廉。子孫長䟽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郡國凡三十三。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康。綰封夷安侯。

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戹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祿而牆弗學爲戒記載家自相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乃康家先婢。亦自道中大人。康怒訴之。婢恚怨。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謚和熹。合葬慎陵。封鄧騭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太后嘗徵濟北。河閒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弗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郎中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成翊世字季明。平原郡吏。陳忠字伯始。寵之子。宜城漢縣。今屬湖北襄

陽府。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尊母耿姬爲甘陵（後漢縣。爲清河孝王陵邑。晉以後廢。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大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

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畧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言。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言或妄誕也。書御。進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字君子。蘄人。爲侍中。以薛包字孟嘗。汝南人。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白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為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侯何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閒。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

惡。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騭等。罹此酷濫。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復劾寵免官。衆庶多為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騭等。從昆弟皆得歸京師。（朱寵字仲威。杜陵人。）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宋貴人父）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

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
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
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內倖皆懷忿恚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
從兄瓌瓌遂以爲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復上疏曰
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爲侯且天子
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
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
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
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
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
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
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識之者帝曰朕爲天下守
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
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
誅遠佞諂割情欲罷私宴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
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因寇武威。賢追到鸞鳥。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招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明年。賢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種衆散遁。麻奴等孤弱饑困。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以劉愷爲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章懷注。謂父子俱禁錮。劉愷以爲春秋之意。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

人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淮南子。天下九塞之一。殺雲中太守。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既攻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明年。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三十五。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丁外反。姓也。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絶告寧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從之。

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趨簡易。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欲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四

後漢

孝安皇帝

壬戌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二十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巴郡宕渠人。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刑人之刀。又下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字鴻卿。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注俱見前。數千騎。圍元菟。夫餘今朝鮮東北境。古扶餘國地。通典。扶餘國。後漢通焉。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事在建光元年。巳宮死。子遂成立。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郡國凡二十七。

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

史稱憲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見者稱其深遠矣既無表見所謂深遠者安在雖憲在當時不失爲高蹈然史論實敍益虛聲者口寔當別白觀之

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也）作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又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心常獨不安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卒。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袁閬字奉高汝南人戴良字叔鸞慎陽人陳蕃字仲舉平輿人周舉字宣光汝陽人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注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 畧曰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

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蒲類國名。今巴里坤城。其東部也。城西北有池。卽古蒲類海。唐人亦名婆悉海。秦海。章懷注。大秦國在海西。故云。交河故城。在今土魯番城西。漢車師前王庭地。唐于此置縣。屬西州。

朝廷下其議。陳忠請于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此丹陽。今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郡國凡五。

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尙書勑。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三。

聘處士周爕字彥祖。汝南安成人。馮良字君郎。南陽人。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爕。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爕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坡乎。爕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爕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後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事在四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見形甸反。徒供徭役者。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畧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

胡寅以楊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說非是明哲保身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藉口震卽欲去亦當在未為太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蹇蹇匪躬之義可乎故謂震不能有弭變之才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智則不可

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所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于是柴門。柴塞其門也。絶賓客。豐等復惡烏路反。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illegible]

公子雍食邑于𨛬。後其後因以爲氏。
代郵行書。代驛吏傳行文書也。
夏四月。閬中秦縣。今爲四川保寧府治。山崩。
以耿寶爲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主飲食者。邴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字伯珍、歙曾孫。與太常桓焉字叔元。榮之孫。廷尉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留侯良之後。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爲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鐘下。來歷

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偉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邱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庭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國事固得輒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令見德陽殿章懷注在北宮掖庭中西鐘下西廂下懸鐘之所也鴻都門北宮門名閭邱複姓左傳齊有閭邱嬰

庚申晦日食

地震京師及諸郡國凡二十三大水雨雹郡國凡二十七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注前見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内。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名壽。章帝子。）子北鄉（濟北國邑。）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于是顯以弟

鄭衆孫程並以閹人定策封爵漢祚日替此一大關鍵黃門之禍何待後日始[illegible]

景爲衞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在洛陽縣東南。

賀善贊曰。安帝卽位。所書羌夷盜賊災變。世道可知。徒聞狎佞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冬十月。越巂山崩。

北鄉侯薨。尹起莘發明。北鄉侯已卽位。而不書崩。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旣臨大位。異乎羣臣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等。程涿郡新城人。迎濟陰王保入卽位。是爲孝順帝。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

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皆截單衣爲誓謀立濟陰王

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爲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許諾辭以兵少顯使與樊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遽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後漢縣屬日南郡遷太后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擢程爲騎都尉詔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祋諷閭邱宏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初。閻顯辟崔瑗爲吏。瑗以北鄉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吏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坐斥。門人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駰之子。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震墓在今陝西潼關西大道北。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復以中牢具祠之。時人立石。圖鳥象于墓所。

孝順皇帝

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延光四年爲司徒）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事具見前）怨母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羣臣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合葬（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請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阿黨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

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事見前。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古今注曰。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李郃上書曰。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度河。招搖。槍棓。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如占。恐復有居帝旁耗亂政事者。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帝乳母宋娥。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于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卽赦出詡。徵拜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緣人也則特稱舉爲忠謇者亦可見矣

議郎數日遷僕射翊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程徙封宜城侯）因遣十九侯就國從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倀字孫卿壽春人是年二月代李郃免）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倀乃諫帝從之復故爵土（三年召程還京師陽嘉元年卒）

丁卯　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爲閻太后所害（事見前）瘞洛陽城北至是左

右自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西域圖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王更立其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關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字鴻卿平輿人為司徒朱寵罷敬代
敬仕于安和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

自古求才必先行實豈有因其虛名相尙遽以高爵收之者東漢自嚴光後卿相無識競以隱逸爲高釣名倖進者得因而中之范史於樊英入方技不入隱逸殊爲有見

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聘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爲五官中郎將。

英善星算推步災異隱于壺山章懷注山在鄧州新城縣即張衡南都賦所云天封大狐是也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爲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字子松宛人李昺字子然鄧人郎宗字仲綏安丘人楊倫字仲理東昏人王輔字公助安陸人等同徵不赴至是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及後就聘應對無奇

謀深策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宣，廣漢新都人。）黃瓊（字世英，香之子。）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以書遺之曰：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少好學，以父郃為司徒，因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戊辰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

鄭吉屯渠犂班超屯疏勒皆出塞二三千里是繕邊防正以衛內地豈有三郡逼近西京轉可移民避寇者況郡縣既空適足遺戎馬之足直損益耳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安帝永初五年徙至是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言無蔽障）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章帝子開封河間王開卒子政嗣）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奸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二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爲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亦以爲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名妠乘氏侯商之女恭懷皇后弟雍之孫）爲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等上疏曰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

訥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字伯夏爲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章懷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時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先是廣駁雄所奏乞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從雄奏出廣爲太守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字元禮潁

川襄城人。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其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省。民各寧其所矣。帝悉從之。而宦者不便。終不能行。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郎氏。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顗字雅光。安邱人。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神靈驚動。而宮殿官府。歲時未積。便更修造。顧校計繕之費。不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無佐國之實。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

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宜恭己內省。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司徒居位。陰陽多謬。異人同咎。宜黜司徒。以應天意。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于時三期。宜大蠲法令。去奢就儉。除煩爲簡。舉方正。徵有道。開不諱之路。　園陵火災。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天苑。注見前。玉井。參星下四小星。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

帝時。王聖爲野王君。聖造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懽快。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上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固衛尉賈建舉固對曰漢與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

淸者流必潔。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時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皆對策。上以固爲第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大司農黃尙字伯河。南郡邔人。邔音紀。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雒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里舍。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時皆服其妙。胡三省注。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衡靈憲序曰。在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于渾體。是爲正儀。故靈

憲作典。又衡本傳。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動。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響。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乃知震之所在。書典所紀。未之有也。

秋。七月。大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案之。段恭廣漢上計掾。上疏曰。太尉參極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甲戌

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愼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

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漢陽人。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爲掾屬。周舉。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爲太尉。

龔深疾宦官擅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爲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

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爲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字高卿雄之子。不至。

真博通內外學。爲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薦之。前後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

可見是仍虛譽相高耳上以名求下以名應時政可知矣

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宮。

戊寅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爲九眞太守。張喬（南陽人）爲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姓也。豈俱反。又烏侯反。）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歲餘不克。（事在二年。）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固曰、荊。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不可一也。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堪復鬬。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苦四州之卒赴萬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

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

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尙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故冀州刺史。任將帥。直嘗坐贓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事見晉語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以字爲氏清儉退厚。無所薦舉。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

梁商請免達桑無識者或予之不知商素令其子與曹節龔交好深究中官必有及已之患故欲速竟其獄不得謂之保全善類也

其不絕今得臣衆者。罪禁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沛國譙人。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事在陽嘉三年。時詔拜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詣涼州降。事並在陽嘉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事在永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掩擊那離。斬之。徵賢爲弘農太守。

庚辰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左部句龍王名。等反。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前。殺

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謀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爲明約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是秋九月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辛巳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爲東羌。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爲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爲并涼刺史。梁商謂之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務在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事在五年。帝命馬賢討西羌。梁商以爲賢老。不如大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時爲武都太守。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其

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及二子皆沒。封賢孫承光爲列侯。三月。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督河西四郡兵。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餓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商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

梁商甫殁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爲梁氏竊者幾希卽藉宦者誅冀實救火抱薪之爲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爲河南尹。

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

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周栩馮羨張綱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輿服志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字景伯洛陽人復行按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喬奏梁氏親黨陳留太守梁讓等。皆免之。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罷遣吏兵。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

嬰亂民非敵國比雖面縛歸降亦不可遽貸也從來反側不常多為受撫之言

所恨故綱綏柔幾頓衆復叛明李於張獻忠諸賊輒以受撫爲名自貽伊戚非烱鑒歟

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相加。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則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其深計之。嬰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綱論功當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送至犍爲。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峻爲令。能選用人才。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雒陽大治。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淸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情有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等事出好名不可爲訓

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以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任峻渤海人。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癸未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實字伯騫扶風茂陵人遣人刺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并州。王暢字叔茂龔之子。薦實于朝。以爲中郎將。實募人刺殺吾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實降。詔書褒獎。賜錢十萬。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牴百戲。立爲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爲四科。帝從之。

甲申　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沒。

先是趙冲爲護羌校尉。擊燒何羌。燒當別種。破之。于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悉降。事在漢安元年二年。至是冲追叛羌。遇伏戰沒。而冲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明年。左馮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种暠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劍當車是嚴然以父子爲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爲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勠梁並招誘叛羌。離湳
狐奴等皆降。隴右復平。

夏四月。立子炳爲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是爲冲帝。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何其傚僻之多歟。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盧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

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注見前。

勉稱皇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

乙酉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列侯到乃發喪。

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孝王慶嗣孫延平之子。）及渤海王子（名鴻。樂安夷王寵之子。孝夷王寵之父。）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伉卒。寵嗣。封千乘。延光中改國樂安。卒。子鴻嗣。鴻生纘。卽質帝。帝旣立。梁太后始徙封鴻渤海。此云渤海者。蓋史臣追叙之文。

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卽位。是爲孝質帝。

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蒜爲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鑒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寇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沒。）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時張嬰復反廣陵。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撫皆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歷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孝質皇帝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閏六月梁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侯志章帝曾孫入即位是爲孝桓帝太后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

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孰慮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爲禮由此惡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淸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平原王翼翼以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因徵到夏門亭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卽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

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在雒陽縣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母匽氏匽同偃。皐陶之後。以姓爲氏。爲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

丁亥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兾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卽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

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曰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大尉喬。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爲尉氏（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侯。徙桂陽。蒜自殺。（後梁冀惡清河名。改爲甘陵。）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甘陵人。）劉鮪（魏郡人。）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渤海人。）貫械上書。趙承（河內人。）等數十人亦要鐵鑕詣

闕通疏。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爲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固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得書。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趙承與固弟子七十二人。論固言迹。爲德行一篇。吳祐亦自免歸。卒于家。

郭亮字恒直。朗陵人。董班。字季宛。人。楊匡。字叔康。陳留人。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執續漢志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明年三月復還北宮）

己丑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顯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雨肉（續漢志肉似羊肺或如掌五行志梁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是時梁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拜

荀陳偶聚何足上應象緯史家阿好失鑒類此者不少

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所舉。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靖字叔嗣。少有俊才。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汝南許章曰。慈明外朗。叔嗣內潤。潁川又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陳寔嘗詣淑。寔使子紀將車。諶持杖後從。孫羣年小。載于車中。既至。淑使靖應門。爽行酒。餘六龍下食。孫彧小坐于膝前。是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羣字長文。荀彧字文若。

潁陰令苑康。字仲真。渤海重合人。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淑兄子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後共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昱字伯條。曇字元智。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二月、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壽善爲妖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壽見宮。輙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起兔苑。亘數十里。冀用移檄調生兔。刻毛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卽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

不疑本與冀爲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爲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宿。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
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冲。蜀郡成都人。劾大將軍冀
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
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
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
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辭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
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
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
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不疑子時年十六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漢書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黄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字子眞一名台元始駰之孫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

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
危。佚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
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
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夫爲天
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
孝宣皇帝。審于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
內肅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及元帝卽位。多
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于斯可監。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
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
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
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
清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
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
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
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
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 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合葬博陵。帝父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皆

會葬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竇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雙峰如劍。俗呼爲馬耳山。崩。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眞人。圖舉兵。事俱在建和二年。扶風裴優。裴氏。非子支孫封䣊鄉。因以爲氏。其後去邑從衣。亦稱皇帝。事在和平元年。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聞之。

卽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衞招誘東羌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將其衆降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爲羌所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

丙申 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注見前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前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爲

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爲嬴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長。公孫舉等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戸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字季明，長社人。陳寔皆嘗爲縣長，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淑事具前。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嘗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

瑾曰弟何太無皁白瑾以白皓皓白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寔爲太邱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尹頌字公孫鞏人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三年夏四月九眞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漢縣屬九眞郡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眞都尉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擊破之後延熹三年餘寇復反詔以夏方爲交州刺史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夏方九江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

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因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奸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奸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慮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寵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後梁冀暴虐日甚冀與寵素有隙徵還寵上疏請誅冀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奐亦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名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以种暠爲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己亥 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疎之。憂恚而崩。葬懿陵。後梁冀誅。廢懿陵爲貴人冢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衞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尙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而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要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至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宜遵懸車之禮。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與著友善。冀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知不免。仰藥而死。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役

之冀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帝頗不平鄧香和熹皇后從兄子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其女猛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已女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刺客殺尊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屋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河南人具漢紀作貝瑗元城人唐衡潁川郡人左悺平陰人徐璜下邳良城人等成謀誅冀冀疑之乃使黃門張惲入宿以防變瑗收惲請帝詣前殿使尚書令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

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囿以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黄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汚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字孟博征羌人滂少厲清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和帝誅竇憲而封鄭衆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其事自相倚伏至竇武何進被殺則外戚不在宦官掌握之中矣太阿倒持勢難孤立故西漢亡於外戚而東漢亡於宦官可不戒哉

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爲太尉掾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也）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深爲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韋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袁閎（字夏甫安元孫）李曇（字雲頴川陽翟人）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同被而寢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

獨行爲法鄉閭不失佳士至被盜幾於殺身猶隱情若此則實矯枉失好惡之正使出膺民社亦姑息養奸可乎

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閎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爲業。曇少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山陽防東人。等爲列侯。殺白馬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令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弘農掾杜衆。袁紀李雲下獄事在三年。

范書在二年。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爲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安平)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幷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

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皆坐免黜。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等管霸亦言雲衆庄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後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海內傷懼。以忠爲諱。尙書周永。素與梁冀共搆姦宄。臨冀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

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為鄉侯如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議賑貸其義自見

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字興先。倫之曾孫。）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釁。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奸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後種以久旱赦出。（皇甫規等訟之。再徵。乃到。拜太常。）

以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